

田

亭

草

宗伯學士儀庭黃公集叙

予友子開憲八閩也不佞禮于江干祝
曰君行乎溫陵謁黃先生幸甚顧不佞
別先生廿年俱冉冉老矣先生神情內
發苞蓄必富君幸以惠我如侍先生馨
歎焉亡何子開寄所梓先生田亭集貺
予且欲予序予拜而卒業者連旬知先

生之文如先生人絕不一襲世徑可師也世徑高者凌虛厲空探之無倪先生言言必本紫陽拒諸高論若禦暴客

孝廟朝李何起後七子奉爲壇坫非是族者必黜先生沉浸列史不拘拘摹擬而雄深典要詩峭刻清麗洵可傳也說者謂溫陵人才輩出臚傳自先生起于

今為烈予竊謂臚傳如先生神情向衷
名實相須乃足尚也又有謂先生當戊
辰諸同事適相貴時倘稍俛仰衣鉢可
續乃以老宗伯白首衡門不無過泥不
知鼎道有二玉鉉固鼎有實而慎所之
鼎亦自在先生官少宗伯時如疏翼

皇儲譚邊事右言臣業與時杓鑿倘不

慎所之寧先生得志日乎先生自愛其
鼎者有以也

肅皇朝海宇望以為相者歐陽西昌次
吳高安兩宗伯竟未就而去今以二公
與當時得意者衡論必不以彼易此然
西昌自少樞趨新建學有源委高安篤
信淳龐以故處末流而能不波先生服

膺蔡文莊學尺寸不渝以故立朝穆穆
落落諸戊辰所稱諸得意者先生無一
焉廿年餘始典辟雍晉少宗伯即歸歸
而起先生為政屢起屢辭數十年出處
之正不淄不磷先生其人矣溫陵雖稱
才藪愚敢謂先生繼陳紫峯遡文莊可
稱鼎足讀先生集者貴識其大無以茲

集盡先生

萬曆壬子孟夏月通家晚侍教生吉水
鄒元標爾瞻父頓首拜撰

田亭草序

自國家以著作大權耑歸史局而瀛洲
之雋遂各發靈宣閱憲古會真以擅名
千秋如宋景濂之溫醇高季迪之夷曠
解大紳之軒豁丘仲深之沉實楊用修
之博雅總總林林未皇更僕迨北地起
務作壯語力攻前嘉而後來之摹影傳

聲如七子輩通以桓文相雄長眡史局
諸賢不啻駢枝吁亦可異矣它未暇論
即如瑯琊歷下新都非彼瀆中最稱錚
錚者哉然歷下龍驤而舌則缺新都彪
炳而質則羊瑯琊浩瀚稍具大觀槩之
理虧縣解識遜卓超則亦僅僅於咸陽
東西京間作椎埋已耳求自匠意逼真

初則余未之前睹也使與景濂諸君子並驅中原度不敢逆顏行况欲以閤位而效正宗大言欺人其誰許之乎余小子蓋嘗搯擊而歎竊惟文章代變猶江河前代逞矣帝自爲統人自爲師即居吾世而特稱鼻祖亦奚不可柰何必字纂句摹舉咸陽東西京人之殘唾以

相辱且善法咸陽東西京者惟是血脉

流貫政不必字句之肖與不也譬諸五

父之衢百族之子粹而遇焉縱有若優

孟之於叔教越石之於宣武冠裳似矣

形迹倫矣而以稱於真血脉則不可其

或一姓遍傳來仍遍降即鵠白鳥黔鬚

眉迥別鶴長鳧短體受各殊然其血脉

固相屬也是故真者不必似似者不必
真毫釐千里惟有識者能晰之吾師宗
伯儀庭黃先生少以明經取上第歷詞
垣其辨古法真似不爽錙銖故時攄腹
笥伸紙濡毫上之制詞中之紀述下之
應酬隨意敷言隨物肖象如部鼎犧尊
之蒼蒼其色也如山龍華袞之斌斌其

文也如和鸞大輅之雍雍其調也其於
咸陽東西京不事剽剽而丰神機軸默
相聯貫殆庶幾大而化化而忘矣彼七
子之字慕句摹不辟易泉一吟百反走
也與哉雖然不巧有一太上立德當在
宋時歐陽永叔幼孤奉母鄭畫荻之教
孝事最謹罷岡一表至今爲烈比其

朝急國本則數請建儲知貢舉則力暨
文標衛忠良則亟斥朋黨晚而屏居自
稱六一居士而尤好獎拔後進孳孳吐
握之遺至今想見其人雖爲之執鞭所
忻慕者先生夙失怙日御板輿修髓旨
以奉太夫人遺榮養志至老不衰其孝
敬同婁典文衡司辟雍篤意蒐獵惟於

石亭草序一八
小子混珠它皆知名士其賞鑒同晉貳
秩宗疏請

蚤建元良出閣講學其忠懇同枚卜

命下舉朝士紳引為前茅而齟齬時好
拂衣徑歸其姦修同蒲輪數召堅卧不
起第時時與賢大夫士談道講業而嘉
意後學郵篤摯其高風勁節又同夫永

人出入歐蘓而拔歐蘓之幟步咸陽西
京間則無意求合而若逼真肖之也先
生嘗自言尚友千古則有餘以友天下
士則不足光縉小子淺鮮誠不知先生
於古人書所知世而論者當醉心於何
代何氏而竊覩其意若不欲於今人中
求之也光縉亦何敢以今人求先生要

知先生文其不爲遷固者廼其爲遷固者乎矧先生有名山之藏嘉靖大政編在載

明聖盛德述功臣賢大夫業不廢不滅功莫偉焉叅是可不朽矣讀先生書者其亦可以觀先生陶古鑄今之學而無失述往思來之意哉

萬曆辛亥季夏儒林間人晚學李光縉
頓首拜撰

三草卷一

南雍請告疏

南雍查究監生疏

南雍再請告疏

北雍進禮經注疏

禮部請立東宮疏

陳事疏

禮部乞休疏

癸巳辭起用疏

癸巳再辭疏

甲午辭起用疏

乙未再詳疏

氏亭草卷二

送同年宋鑑弦之任宿遷序

摩訶菴聽琴詩序

卧雲堂集序

送州貳守陳君懋甫之任序

別自然上人序

郡推李公奏績序

梅溪陳氏族譜序

侍御詹咫尺君賜歸錄序

殷老師壽序

纂修家譜序

送比部吳君治獄江北序

送張山人之寧夏序

送大行謝君使琉球序

封宮諭羅翁伉儷並壽序

天恩追卹錄序

許氏族譜序

特峯趙先生九十壽序

泉州府志序

大方伯湯賓公七十壽序

嘉靖大政編年紀序

嘉靖政類編序

張太論學劄記序

俞都翁江公壽序

黃昭人詩稿序

制詞佳

福建編錄序

洋公遺稿序

少司成趙年丈視篆南詞林序

將軍壽序

義可地卷序

東母重紀傳詩歌序

年文典試還朝序

封八貝英宏壽序

之相公王七十七生應召序

使程川公壽序

之生白陽公入覲序

白書序

序章卷四

條麓堂集序

大司農王公河工告成序

送林將軍之京營序

王氏五子紀序

林 四八十壽序

文獻序

馬陸公考績序

鄒公楊公九載考最序

法經要序

援一經要解序

送二大夫彭侯應召序

中祭公平寇序

白上人詩刪序

靈河山房集序

送品八夫應侯應召序

送侯朱公入賀序

節丞王公詩序

宗伯鍾台田公文集序

蕭令公父母健壽序

廷評何君齊孝存稿序

御司理卜公考最序

田亭草卷五

擬福建武錄序

大司寇王恭質公詩集序

翁海門公文集序

詹夫人六十壽序

兩粵督府陳公庸功晉秩序

山游吟稿後序

鄒南臯先生集選序

學憲饒公擢叅藩仍視學政序

安溪詹氏族譜序

邑大夫顧侯奏最序

太史苗鷺峰君館課序

蔡師母林安人壽序

送郡侯竇公入覲便道歸省序

同安邑侯王君惠政錄序

洪母林太孺人八十壽序

賀郡侯程公擢閩臬序

方塘莊先生周易講意序

憲使張洞齋公七十壽序

易林疑義序

田亭草卷六

賀學憲饒公改鎮福寧序

莊母王夫人八十壽序

中丞金省吾公六袞壽序

琴莊隨筆序

蔣母貞節吳太安人七十壽序

賀大叅沈大若公晉長閩臬序

送邑大夫王侯入覲序

送卻侯張東山公東歸序

蝸笑集序

左史顏桃陵翁九十壽序

潛見輿紀序

邑大夫李侯考最序

送都閩沈將軍之浙江序

惠郡守胡公壽序

清源文錦趙氏族譜序

山亭草卷七

教內書堂記

巢雲書院記

思明軒記

誅夢記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記

南臺山重建精廬記

異夢記

南安縣重建金鷄橋記

郡守鄒公生祠記

王氏節孝祠堂記

中丞集齋丘公家廟記

思服堂記

東郊山廬記

泉州衛散饗記

重修安溪開先令詹公祠記

重修開元寺記

瘞旅記

陳紫峰先生覺宮特祠記

藏書室記

四亭草卷八

都守合肥竇公生祠記

同安縣新建鳳山石塔記

處士陳君放生記

泉州府督糧館駐鎮安平題名記

陳江丁氏宗祠記

雲南憲副企齋詹公家廟記

潘氏墳廬記

邑庠生蔣君遺功祠記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重修唐故閩忠懿王廟碑記

前督學使鳳阿姜先生祠碑記

憲副雲陽汪公生祠記

沈將軍靖海碑記

旌表孝子孤愚韋公墓碑記

泉印寺山立公遺像碑記

田亭草卷九

讀大學古本說

讀大學重定本集說

讀三墳說

讀乾坤鑿度說

讀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說

讀汲冢周書說

讀道德經說

非家語小說

周幽厲王謚說

日
年
章
考
九
一
目
錄
讀晏子春秋說

讀新序說苑說

讀諸子說

讀史記項羽本紀說

田亭草卷十

讀前後漢紀說

讀三國志說

讀晉書說

讀宋齊書說

讀魏書說

讀梁陳書說

讀北齊後周書說

讀南北史說

讀隋書說

讀新唐書說

讀五代史說

讀宋史說

讀遼金史說

讀元史說

大父母傳

郡博士徐先生傳

大叅象峯周君傳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贈君竹墩程公傳

何烈婦王氏傳有小序

蔡烈婦呂氏傳

安平三烈傳

梁節婦傳

白馬河志卷十一
名臣
謝氏節孝傳

傅烈婦蘇氏傳有小序

田亭草卷十二

尚書贈太子少保黃恭肅公行狀

南京刑部尚書王恭質公行狀

勅封太安人先母王氏行狀

少司寇咫亭詹公行狀

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楊吾許先生墓

誌銘

周宜人墓誌銘

處士先兄岐山公墓誌銘

勅封安人薛氏墓誌銘

南京刑部尚書我渡陳公墓誌銘

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仰恂楊公暨配贈恭人黃氏墓誌銘

興化府學教授錦山林先生暨配柯氏墓誌銘

墓誌卷十三

學諭林九山先生墓誌銘

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達泉江公墓誌銘

廣東四會縣知縣杜林周公墓誌銘

封翰林院編修小石莊公墓誌銘

湖廣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震宇林公墓誌
銘

雲南姚安府知府特峯趙先生暨配贈恭人王氏
墓誌銘

處士李公墓誌銘

故鄉賓勿齋洪公志銘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容所吳公墓誌銘

山西行太僕寺少卿龍源黃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使洞齋張公墓碑銘

太學生陳君爾昭暨配許氏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前南京詹事府主簿南屏陳公暨配

徐宜人繼配傅宜人墓誌銘

廣東按察司副使立宇杜公墓誌銘

無錫邑丞徐公墓誌銘

山亭草卷十五

鄉賓一溪楊公暨配薛氏墓誌銘

湖廣布政司叅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江西德安縣知縣致仕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

史月潭蔡公墓誌銘

誥贈淑人陳母戴氏墓誌銘

南京刑部主事端石楊公墓誌銘

封太安人史母李氏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澄江張公墓誌銘

嵩明州貳守賓泉黃公暨配陳孺人蔡孺人墓誌

銘

浙江按察使肖蕪蔡公墓誌銘

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雙林洪公暨配封太

安人林氏墓誌銘

衢州府別駕中藍李公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戶部主事潛齋趙公暨配安汪氏墓誌銘

安溪學生新峯林公暨配劉氏墓誌銘

卷十六

戶部右侍郎陽山莊公墓誌銘

誥封魏國太夫人童氏墓誌銘

廣西慶遠府知府桂原張公暨配封宜人黃氏墓

誌銘

處士黃公暨配張碩人墓誌銘

國子監典籍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秀林

陳公墓誌銘

河南按察司副使瑞山陳公暨配封孺人謝氏墓

誌銘

安溪邑庠生滌渠林公暨配吳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鑑泉留公暨配黃孺人墓誌銘

左州守文源楊公暨配翁宜人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纓泉蔡公墓誌銘

郡庠生騰江田君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田亭草卷十七

勅封太安人金母陳氏墓誌銘

太僕寺卿玉溪王公墓誌銘

庠生丘君彥肅墓誌銘

江西吉安府通判殷盤翁君墓誌銘

常德府知府我湖李公暨配封孺人陳氏墓誌銘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仲葵許公暨配贈恭人

李氏墓誌銘

梧州府知府槐江丁公墓表

張母錢太孺人墓表

贈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龍岡朱公墓表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南石田公暨配安人陳

氏墓表

封承德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楓林黃公墓表

贈大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叅政孚齋陳公墓表

亭草卷十八

烈婦孫氏誄有序

楊戶部誄

祭尚書黃葵峯公文

祭洪大學文

祭趙民部文

祭兵憲東吳王公太夫人文

祭左使洪心菴文

祭憲副張澄江文

祭郭司徒文

祭右都御史沈玉陽公文 祭大叅甘義麓公文

南院謝政府啓

南雍謝政府啓

與政府書

上申相公啓

賀王相公啓

請告啓

賀郭東野相公啓

答喬少叅書

答黃孔昭山人

答張伯揚山人

與葉惠安

答丁右武節推書

與習豫南少司成書

與鄒南臯吏部書

答友人論佛

答李生

田亭草卷十九

丁丑會試策二道

山西鄉試策二道

山東鄉試策一道

擬御製輔臣贊和詩集序 示大學士楊一清

等謝表嘉靖七年

擬駕幸西苑 御無逸殿 命輔臣坐講尚書

無逸篇詩豳風七月之章講畢 賜宴謝表

因亭草卷二十

洛神賦序辨

皇太后喪服考

三極通答問

王仲淹中說論

鄭歆後論

非相塚論

宗法論

戴啟勝子本論

於時名實論

感文論

潘氏世德錄有述

孝子章孤愚像贊

田茂才像贊

東武朱先生像贊

李長者贊

貞孝熊先生贊

座師沙塘蔡先生像贊

蔡師母林安人像贊

松茂蘭馨圖賦有小序

登孤山塔賦有小序

忻秋賦 有小序

古陵坡 帶古文

田亭草自叙

郡城東郭外有田亭山即余所營塚地也
斗室焉每風日清和庭除暇豫輒約親朋命巾車以
往客去則瀟然塊處案頭置南華經一部而已今茲
拙集非山中所著也直謂生平耳目心思于茲焉寄
當與鼠肝蟲臂並藏不令旁觀誚咲者指爲覆瓿之
資故目之曰田亭草云憶曩少年盛氣時竊不自揆
量謬意用世願釋褐得宰邑佐郡或備員部署庶幾
効鉛刀一割駕馬十駕之力以圖報稱於

聖明不自意叨官詞垣職典司筆札非其任且非其

好也是歲屬有吉士之選議者謂上第三詞臣當令
偕同年諸士肄業于瀛洲館中俾磨礪淬勵用課厥
成而華亭徐相公以非近例已之余朝罷退食第棐
戶讀書已耳自惟孤陋寡聞乏師資之益然從容涵
泳不束課程於依仁游藝之旨頗覺會心未幾而憂
病相仍先後跼伏田間者凡六七載問醫裹事之暇
時而閉目匡坐時而繙閱載籍以尚友古人則有餘
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又性素樸訥即進而抽金匱石
室之藏執編摩校讐之役日與英賢共事曾不能款
布腹心仰干提誨以故其孤陋彌甚逮乎領國雍佐

卷省退棲岩壑或嬰心職守或結侶登臨駒隙馳而
崦嵫逼古人以暮年好學譬諸燭火之光而矧余之
不能好也夫不溉其根而埃其實不濬其源而決其
流難以真矣顧又不自揆量間有所著述論纂謬欲
以網羅今昔杼一得之愚而膚見管窺且用貽嘲賢
哲即贈送酬應諸作又靡能振拔時格力湧繁詞愚
心誠厭鄙之乃後余言者不勝葑菲管蒯之私業已
登諸卷軸勒諸貞砥余不得自匿其醜而篋中殘草
亦寔寔屬廢於蠹魚今犬馬齒逾耄而上矣吉州甘
義麓使君入溫陵左顧衡門請爲梓拙集中相知夙

念余再三遜謝不獲因手自刪竄命兒曹校錄之以
備剞劂每觸目未嘗不汗顏也蓋昔蘇子瞻氏雄文
冠代所覃思滿志者獨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念欲
留播人間託名公以傳而恨裝寫之無力顧二書竟
不甚重於世今所傳誦惟制策論議諸篇耳立言之
難於不朽也如是余何人斯乃獲借留木以代裝寫
而就正有道即評駁之後無遑更定猶斤斤望焉而
豈妄以是爲可傳也田亭山靈且掃窟穴待之聊書
此以志余愧

萬曆庚戌臘月望日田亭山人黃鳳翔書

殿試策

策問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脩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於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藉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興民生之不易

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日兢兢焉茲躬率臣民
耕藉於南郊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長
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戎以覲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彛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勤而
武備猶弛四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
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屯鹽之法壞而商農俱困
邊儲告之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歟醜 匪茹
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言宜
戰或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

決歟朕日夜圖慮安攘之策莫急於斯而行之靡
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
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於當世之務久矣其仰
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
將採而行之焉

隆慶二年三月十五日

臣黃鳳翔

臣對臣聞帝王之馭天下有治法之立焉興化之大務也有治人之用焉運化之大機也夫天下之政莫大乎兵農農以力本而斯民有所取給則國家之元氣賴之以益培兵以奮武而斯民有所防衛則國家之神氣賴之以益張此其所係固甚大也然法之不立則紀綱廢弛求治雖切而無以享其成功用匪其人則舉動乖方置法雖煩而無以收其實效帝王有見於此故稽古之制酌今之宜而張弛維時師其意不泥其迹焉天下之治法立矣稽之於衆斷之於獨

而簡覈惟當委之任以責其成焉天下之治人得矣
治法治人合二者以相濟則由是而足食可以成內
脩之績由是而足兵可以弘外攘之烈尚何化理之
不可興哉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具

聖神文武之德自 御極以來下優恤之 詔恩同

雨露矣錄敢言之臣 量同覆載矣慮臣工之不職
而振剔之法申重於銓曹 明並日月矣懲醜 之

不恭而武備之防嚴督於將帥 威如雷霆矣 日

視外朝未央之懿範也 躬耕藉田康功之遺意也

治法治人一時蕪振海隅蒼生引領翹望思見德化

之成久矣茲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垂之清
問惻惻然興化致理是圖謂非望道未見之誠居安
思危之慮乎臣幸際明時敢不攄一得之愚以對
竊惟帝王位天地之中承君師之統握民物之紀係
華夷之望所以運量於九重而宰制乎六合者其為
道誠多端而不可以勝窮矣然天下之大命莫重乎
農而小民之依深宮之所當念也天下之大防莫重
乎兵而武備之脩盛世之所不諱也當務之急孰有
先焉者乎考之周禮有大司徒掌都鄙之職而以稼
穡登萬民有小司徒會卒伍之數而以四時教戰法

是周公所以體國經野思患預防而輔相太平之業者也故其告成王也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親政之始天下之務紛然曠矣矧文武培植之餘熙洽之風猶在也奕世承平之後窺伺之隙未開也而遽教之以稼穡導之以詰戎自常情觀之其說若近於迂緩者不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憂治世而危明主亦人臣無已之心也不念天下之至勞何以享天下之至逸不思天下之至危何以保天下之至安周公告君之意固如此蓋至千畝不藉而周道寢微武備懈弛而戎狄交侵

然後知周公之言其慮患誠深而詒謀誠豫也於戲
以天下之廣望治於一人之身以萬世之圖取決於
一時之近而勞逸安危之端則始於一念而已識其
端則人與法兼舉焉而天下之治以成昧其端則人
與法俱廢焉而天下之治以塞為人君者盍亦加之
意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諭舉后稷樹藝之
教述有周播穀之頌先天下以勸農也成祖文皇
帝務本有訓紀高皇創業之艱究歷代興替之原
教太子以重本也至於祖訓所載慮胡戎之密
邇而豫乎選將練兵之防者諄諄然燕翼之必周焉

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其真無逸之深意詰兵之
洪猷乎然創業之君備嘗民情故其為慮甚遠守成
之主坐享安樂故其保治常踈自古以來孰有知艱
詰戎如我 皇上者哉猶且深憂過計虛懷下問謂
彛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欲求
足食足兵之道以追 聖祖之訓臣愚何足以知之
而竊有所聞矣敢不掇拾以獻夫民之所以 日困
者食之不足也食之所以不足者游惰之日衆也田
野小民終歲勤動上困征輸之繁下乏俯仰之供其
為情亦甚可憫矣乃黃冠異流游談而坐索厚利行

伍羸卒拱手而虛費廩祿為百姓者孰無好逸惡勞之心而肯自勞以養此無用之輩哉邊警之所以屢聞者醜之孔熾也醜之所以孔熾者中國之無備也戎狄之性伺隙而發進雖蓄蠱毒之心退猶懷狼顧之慮其初豈敢以遽逞者乃嘯聚而入無險阻藩籬之隔鹵掠而去無亡矢遺鏃之虞為北者扭於屢入屢獲之利亦何憚而不萌覬覦之思哉比年以來竭民之膏脂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是宜其仰屋聖衷而宵旰不遑矣為今日內脩之計必也使游惰之民盡歸南畝

而其為道也豈必以勢駸之耶方今天下之田定額
猶故而東南之地多沃壤西北之地多瘠鹵者固可
酌其宜而通之也做限田之例薄稅歛之征董仲舒
之策不有可用乎去五穀之蠹省徵發之期賢良之
言不有可追乎貴穀粟而賤金玉補不足而勸農功
晁錯之謀不有可舉乎斟酌損益循而行之則國無
不供之賦民亦無不厚之生彼見夫為農之有其利
而偷惰之無所容也安得不群然相率以自歸於農
哉然此其足民之本也而屯田鹽法又所以濟其不
及者也臣請以屯鹽之舊言之

司馬制分屯議

聚而更番迭休輸粟中鹽而自為畊種是兵固農也
商亦農也務農重本之意其詳且密如此厥後兼併
之弊起而舊額僅存復鞠為榛莽之區折色之議興
而儲蓄既竭復歛以工本之利商農俱困邊需告匱
其害職此之由耳是故豪右併吞之田所當稽也而
汙萊不治者脩之歲入之多寡勿浚求焉漢人之所
謂便宜或可以圖其八九也上納本色之例所當復
也而種田待哺者聽之穀粟之貴賤非所論焉宋人
之所謂三害或可以省其一二也稽覈明而世業定
弊端塞而利源開由是闢開墾之規重正引之途而

私役戍卒夾帶私鹽者申之令甲昭如也則民樂於
農而保伍之聚皆營田之卒民樂於商而逐末之衆
皆務本之資欲使民力本而不失業者此實不為無
助矣邊計之乏奚憂哉為今日外攘之計必也使南
侵之不返隻輪而其為道也豈徒以倖勝之耶
之至也必有先聲而亦有匿形以詭我易嚮以疑我
者其情皆可預覘而覺也先居其隘盈以待敵法不
云地形可擊乎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法不云難
知如陰乎避其鋒銳邀其惰歸法不云先治其氣乎
因時出奇伏而制之則我有必勝之算敵有必敗之

形彼見夫主客之勢既殊而勝負之數亦異也亦安敢肆然跳梁以憑陵我中國哉然此其應敵之權也而訓練土兵則尤所以圖之於豫者也臣請以兵制之舊言之國初之制衛所錯峙而九邊聯絡騎步相參而五兵互用地各為守也人各為戰也折衝禦侮之畧其詳且悉如此今也列障分圻而寇至莫禦曷嘗見其有守之實登垣對壘而敵去不躡曷嘗聞其有戰之名土兵之不訓徵調之是恃其弊實使之然耳是故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韓愈氏所謂大弊也今日調客兵之議不可以莫之罷也籍民校閱

而精兵為諸道最李抱真之所已試也今日練土兵
之議不可以莫之行也客兵不調而芻餉省土兵既
練而士氣倍由是勤蒐閱之法倡勇敢之風而委靡
自廢賈勇欲前者一之刑賞較如也則進可以戰而
破銳摧堅立於不敗之地退可以守而投石超距蓄
乎不用之勇欲一舉而大創之使不敢窺者此實
有以為之本矣徵調之兵奚賴哉雖然邊餉之告乏
久矣此之匪茹非一日矣司國計者握筭而籌志
封疆者請纓而奮清查之使持斧四出分闡之臣仗
鉞相望顧今日建議明日報罷今日畫戰明日畫守

而竟不能興民利宣德威以俾 廟謨之萬一豈利
之終不可興兵之果不可用哉殆必有其故矣伏讀
聖制有曰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
成斯言也懇惻圖治之懷明見萬里之哲也 臣試以
今日之機為 陛下陳之蓋天下無不弊之法而善
救弊者存乎人天下有可用之人而善用人者存乎
君方立法之初豈有不善而所以日趨於弊者非始
於紛更之為害則始於玩愒而不振歲月因循積弊
愈深其間沿革損益之宜張弛闔闢之用殆有未易
辯者况地形異而事體殊鋒鏑交而機會變成敗之

相為倚伏利害之相為輕重苟非善用人以圖之未
有能濟者也故夫今天下之勢譬之富室子孫貲財
盡耗付之善理家者為之補緝而生殖之猶可以復
其父祖之舊譬之疰羸之夫精神丰采枵然消剥委
之善醫者以培其命脉而壯其榮衛始能興衰起仆
以不蹈於危亡之憂用人之道其所係於天下者甚
大也迺今之用人則有可慨者內外偏重而登仙之
想復見於今矣小大逶遷而貫魚之誚復蹈於昔矣
賢能著績者以簡伉而被構是悃幅之劉方不獲上
考也才力可用者以細故而永黜是罪累之李靖不

獲見庸也官不久任而或再歲一調或一歲再更縱有七年而足民三年而知方者何以究其用也事從中制而一動必經奏請一請輒延歲月縱有老成如充國善兵如頗牧者何所展其技也運司藩臬以屯鹽為名者何限而復置總理之職以統之必諸司多鰥曠之官也而可以不覈其實乎兵備提督以防邊為寄者何限而復遣巡邊之臣以察之是廟堂無督察之術也而可以不究其原乎夫張官置吏以為民也一官之出百家供具一將之遣百夫呵擁其所糜費而勞竭者盡斯民之膏脂國家之物力也顧用之

而不得其人與夫用之而未得其道則於兵食之大計焉攸賴而奚紛紛焉以此輩為也 臣願 陛下參輿論之公持獨斷之明擇於諸臣中而用之上自監司下至守令必其能體 陛下重本之心者也內自本兵外至督撫必其能體 陛下詰戎之心者也均內外之勢使踈遠者樂於自効破資序之格使下位者知所自奮稽政績於論列之外采名不如采實也錄才能於罪廢之中使功不如使過也功之濟也增秩以示賞功之未濟也加意以責成使得安其職業而勿以歲月計焉可也暫費而永寧

一勞而永逸者不謂之厲民使得便宜從事而勿以
文法拘焉可也某也庶吏必考其所以廉者何如某
也能吏必考其所以能者何如是叅驗之法所當詳
也而曠官其有所懼乎有功必賞而冒濫者之罰不
宥焉有罪必懲而規避者之責尤重焉是振飭之規
所當舉也而督察其有不周乎明斷運於宸衷而
精神通於寰宇黜陟公於廊廟而勸懲昭於域中使
文武百職大小臣工咸洗心滌慮効忠宣力之恐後
此之謂以天下之治人立天下之治法以天下之大
機圖天下之大事而陛下之所以躬耕藉田博求

長策有不徒為飾治之彌文者由是國賦可克不加
稅而用自足矣國威可振兵革不試而四夷賓服矣
所以弘二祖之烈而追有周之盛者寧有外於是
哉雖然此輔弼諸臣之責也不足以煩陛下之慮
也臣猶有根極本原之說敢冒昧為陛下言之竊
嘗反覆無逸大旨皆在敬德之一言而立政之陳雖
綴衣虎賁亦戒以知恤焉即此敬慎憂恤之心乃知
艱詰戎之本圖之不可以不豫者也况人君一心之
微衆欲攻之一念不謹則讒諂面諛之人得以投其
間豫大豐亨之說得以售其欺而聲色貨利逸遊淫

樂將並起而乘之矣又惡知稼穡之艱難戎兵之當
詰也臣願陛下常存此心日新其德主敬以檢束
之講學以涵養之親賢人君子以維持之知微之顯
有宥密緝熙之誠慎終如始有惟懷永圖之念民雖
安矣如傷之視猶故也外雖寧矣內憂之慮不忘也
見祖訓於羨牆監成憲以無愆則內外無患之休
社稷無疆之慶端有賴於是矣草茅之臣不識忌諱
干冒天威無任隕越悚懼之至臣謹對

南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 奏爲患病不能供

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事臣海濱賤士遭際 明

時筮官詞垣洊陞今職自惟材品庸下稱塞未能猶

願勉策駑疲冀効涓埃之報柰臣稟賦脆弱貌不勝

衣曩年曾患吐咯等疾雖經痊可病根未除至今年

三月內宿疾舉發而是歲適當大比之期多士雲集

臣既叨領辟雍仰當宣榘樸作人之風俯亦愜英材

樂育之願龜勉供事不敢辭勞諸凡講德譚經課督

藝文猶然朝夕匪懈以致心血耗散形神日頽寢食

失常奄頓牀褥動則浹汗坐則怔忡每延醫調治云
須謝事幽居方可責效目今秋期伊邇復當校閱諸
士待試棘闈而臣以孱疾之軀偃然高卧職業曠廢
痊可無期尸素懷慙首丘繫念不得已具瀆 天聽
伏乞 勅下吏部題覆准臣回籍調理庶幾獲苟免
官謗稍延殘喘歸卧林壑與黃童白叟歌詠太平真
所謂如天之福也臣無任惶恐懇祈之至

南雍查究監生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等謹題為查究驕橫

監生事先是本年八月十六七等日有無名帖子詈斥監試御史党傑云欲待揭曉之辰集眾群毆臣等聞之不勝駭愕脫令惡聲狂態出自本監諸生臣等不職之罪奚以自解於是面諭六館屬官俾密行體訪嚴傳告戒隨據各屬官回報云本監諸生無敢有猖狂鼓眾如無名帖子所云者夫諸生列籍巾衿廁名場屋廼以法為怨訕上思逞非衣冠之蠹禮法之賊哉無論其在監與否臣等誠與御史共憤之訪實

正法願得而甘心矣今該御史党傑論奏奉 聖旨

監試官例有禁約乃敢挾忿謀辱懸帖號召好生違
犯學規該監查究的名送法司治罪該部知道欽此
臣等庸劣不才叨司冑教表儀靡稱尸素懷慚惟是
肅持禮法繩督諸生兢兢焉恒恐踰越使諸生果有
前項兇謀爲衆人耳目所聽覩臣等縱欲曲庇又誰
能庇臣等哉但今歲應試諸生在本監肄業者童五
百餘人在各衙門歷事者凡八百餘人即御史疏內
所摘如盧用等之夾帶祝眉遠等之違犯朱良佐莫
是魁等之盜卷出湯泰登等之換寫表文歸登若二

應宣等之曳白王與祿之請容皆非在監人數必謂
無名帖子的係在監諸生所為恐諸生未肯心服夫
監試者有兩御史而諸生獨歸怨一人就試者尚有
各衙門監生而御史獨歸咎國學此於事理皆不可
曉惟無名帖子內有云以我輩為白丁則二國師乃
白丁之長乎故御史疏中亦用其語若謂在監諸生
為之耳然稱監臣為國師者詎獨在監諸生哉言語
字句之間似未足為的證凡事出糾集必有始謀謀
雖未成踪跡難掩今此無名帖子一二無賴惡生夤
夜粘揭不惟無攘臂之形抑未聞糾率之迹必欲先

事而規訶後時而鉤距臣等之力實所不能且自科
場竣事以至御史論奏逾時殆且五旬不爲不久意
者紆徐有待幾一得其主名乎而主名竟不可得今
在歷者給引在監者曠出彼時應試諸生在班肄業
者十無一二矧在監在歷科舉人數多寡懸殊若專
就本監查訪恐將來事情不無枉縱臣等謹據實具
奏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南京都察院與臣等一同
查訪務要明實的確毋得徇私故縱長驕肆之風毋
得偏執成心開告訐之釁庶罪人斯得法紀可明矣

薛雍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 奏爲親老身病職

業曠廢比例懇乞 天恩准賜回籍依親調理事臣

庸劣下品遭際 聖明司教舊京深慚負乘去年四

月內偶患沉痾自知瘵曠 奏乞歸就藥物覲免尸

素之愆隨該吏部題覆奉 旨着臣在任調理臣何

人斯謬徼 主恩如此下情感激矢竭罷駕調理既

痊策蹇受事惟有糜此身圖報耳詐敢復有私念以

自棄 明時但近得臣兄家書云臣母王氏朝夕念

臣臣母年七十八矣自臣入官以來素憚跋涉未嘗

就養臣曩奉

冊封之役曾一便道歸省臣母每戒

臣竭忠報

國母得私營時臣母年力康彊臣亦得

安心供職再入史局南北往來又復閱六載于茲矣

今臣母一旦念臣不置蓋緣年齡逾邁筋力頓衰隱

懷自虞之心因切倚門之望藉令臣依延戀祿不及

早歸則臣母悵望日深寢食必減桑榆暮景所存幾

何不孝之罪奚以自贖傳不云乎孝者所以事君有

臣如此將安用之臣爲此恍惚怔忡宿疾沉亟疲涎

擁塞吐血無時詢之醫人謂爲憂思所致非尋常藥

石可療自來且春升故又

三九

鳥反哺之情兩無能自効也伏睹近日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蕭崇業以思親成疾陳情乞歸仰荷 聖明
矜許臣區區私願正與蕭崇業事體相同爲此不避
煩瀆上干 天聽伏乞 皇上俯垂憐察 勅下吏
部題覆 准臣回籍調理臣銓伏畎畝戲綵庭闈既
慰望雲之思或徵勿藥之喜舉家老幼感戴 洪恩
且旦夕向 闕焚香祝 聖天子萬壽臣無任激切
懇祈之至

進禮經註疏

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奏為奉 旨校刊經籍恭
進 睿覽并撥陳全經要指俯効愚忱事先是萬曆
十三年 皇上俯允前後國子監臣之請以次校
刻十三經註疏已經陸續恭進外臣等竊聞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頃 皇上聽講貞觀政要
特命罷去進講禮經臣等仰窺聖學淵微弘超邃古
矣前任祭酒臣田一儁司業臣王祖嫡臣余孟麟等
祇承德意將禮經註疏率屬校訂刊刻已完臣鳳翔
暨臣楊起元拱手受成再加繕閱則見古昔遺訓有

甚切于今日者如曾子答公明儀之問孝云敬父母
遺體見聖躬之當珍護焉學記篇有云學然後知不
足見聖學之當緝熙焉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
健見聖政之當勤飭焉教世子篇有保傅之設齒學
之儀見聖儲之當蚤定預教焉伏惟 皇上聰明天
授濬哲日新當 特命進講之時已若有神交妙解
而况經籍具在訓詁尤詳深宮燕閒開卷自當有益
臣等謹將所刻裝潢成帙恭進 睿覽伏願乘萬幾
之暇垂重瞳之觀不徒託諸空言而且見諸行事真
所謂 帝王之學識其大而感德滿言亦將婉三五

陞漢唐矣此臣等因事納忠之片獻也其餘方在
刊竦完日更擬恭進

請立東宮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奏為懇請

冊立東宮以重宗社以綏萬福事臣聞太子天下本也方今宗社大計莫急於蚤建元良而冊立上儀春曹實典之臣以職事從尚書臣慎行後署名陳牘以請跼蹐待命未奉宸俞因念朝廷設官雖有長貳廼至竭忠畢誼則責任惟均矧事關廟廊芻蕘獻策計涉軍國庶采僉謀而臣叨佐春曹徒優游素餐宴然以署名塞責柰官守何柰國恩何昕夕圖惟靡遑寧處用敢專摠愚悃仰瀆宸嚴焉臣伏讀 太祖高

皇帝聖訓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
公卿士庶人之子繫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繫天下
之安危大哉皇言萬世聖子神孫所當永念也今宮
廷一定之倫序 祖宗立長之家法昭昭然若揭日
月而行天且聖意攸屬綸音屢播普天臣庶孰不知
主器之有歸哉顧大分雖明盛儀未舉明春改歲
皇長子年既十齡矣是 陛下蒞青宮之第五載也
茲歲元旦輔臣見 皇長子于 上側親睹龍姿鳳
表岐嶷非常踴躍爲 陛下稱慶計今姿表日以漸
偉聰明日以漸開前後之師保疑丞四時之詩書禮

樂萬萬不容緩者即謂九重有身範中禁有肄習則
深宮易玩孰與廣廈大廷近習易狎孰與鴻儒碩彥
不待智者而後辨矣孔子有言愛之能勿勞乎夫既
愛之而必勞則又奚遲一冊立而不以明 陛下天
性之至愛也矧受冊之勞一日可辨講讀之勞亦自
有節豈宜以姑息之愛而稽隆重之典禮忽燕翼之
訏謨哉今夫人情之愛其子自公卿至於士庶人均
也教以詩禮則欲其賢被以冠裳則欲其貴既賢且
貴矣內而家庭外而婣戚鄉黨咸交口稱賀焉謂至
愛所鍾不容自己耳恒情且然而况至尊乎自頃年

以來朝野咸拭目而望前星之耀鉅僚群衆章疏頻繁夫亦仰體 陛下之至愛愛 皇長子也又以愛陛下愛 皇長子者愛億萬年之宗社也惟 陛下發德音命諏吉明春具儀冊立然後出閣講學次第舉行慰九廟在天之靈遂兩宮貽謀之願洽禁御雍睦之權大順太和充塞宇宙一舉而萬福萃焉宗社靈長之慶於是乎在若復遷延歲月付人言於旋纒之外則 陛下真愛至情奚以明示天下而道路揣摩之口亦奚恠其謬爾紛紛乎非宗社之福也臣竊祿備員深懼積誠未孚無及仰動 天聽蓋焚香

默禱齋心澄慮而後敢進言區區真切微忱實寧莫
祖宗臨之在上伏願 聖明垂察俯允群議以慰中
外人心宗社幸甚世道幸甚

陳事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爲邊患孔棘時
事可虞懇乞 聖明勵憂勤采群策以圖脩攘事項
者狡 陸梁盤旋內地僨軍覆將遐邇震驚 皇上
側席宵衣勅諭屢下臨朝召對聖慮周詳在廷群僚
咸喜謂精神折衝足以伸威萬里矣當 萬壽聖節
傳免朝賀諸臣相向而語曰邊境靡寧聖衷軫念遂
使嵩祝盛典臣庶弗獲自伸此主憂臣辱時也恨弗
能執戈荷戈一當行陣耳逮十九日免朝則諸臣竊
疑曰得非以宴飲流連之故耶逮二十一日傳免經

筵則諸臣又竊議曰拂士外患之戒簡編具在儻

聖主肯一臨旃屢得無惕然動心胡為乎積歲相仍

幾成廢典耶今諸司四為鱗集闕下復值此天驕內

訶羽檄交馳之會徒令凝眸傾耳者謂 明明天子

猶然耽溺宴安臣衣繡肉食誠竊耻之願 陛下深

惟醜毒之傲緝熙憂勤之念屏游宴御朝講與諸大

僚庶宋圖內修外攘振順治威嚴偉烈自茲內外無

患萬世一時也夫今天下承平久矣一旦醜 犯順

而行伍空虛帑藏匱乏顧視文武諸臣罕足備 瘳

用者為修攘計惟用人理財兩者最急已矣臣有言

平居有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有敵愾敢死之士故
軍中韓范西賊破膽彼兩賢皆著聲言路者也吏部
員外郎鄒元標直聲勁節業已受知 陛下頃銓司
特擬召用而聖意頓改于前矣建言謫外諸臣如潘
士藻孫如法臺省交章薦舉銓司爲請量移而章疏
槩從中寢矣夫諸臣以敢言受知狂顛薄譴猶且不
蒙叙錄則彼獲譴獨重竄伏草茅如盧洪春李沂者
又奚望也竊恐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縻爵祿
耳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誰能耻邊疆之多壘効先
軫之死敵哉頃 陛下與輔臣面商邊事思得如諸

葛亮趙克國者而用之臣謂湏其才於緩急宜養其
氣於平時直言諸臣亟當從優叙用願陛下不以
臣言爲迂禮有之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
生財大道豈君子所諱言惟是多寡有無付諸閭閻
獻畷耳昔宋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匹易人首宋
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賑給之資史冊載之以
爲美譚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既非舊額積爲常供
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謂實內藏耶是富有萬邦而獨
營私蓄也謂給經費耶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也夫九貢典於太府九式總於太宰匪頒好用勤有

所制乃額外之輸貯諸內藏經費資與外廷弗敢知
安保其不濫矣竊覩都城內外祠廟寺觀或鼎建或
修營金碧燦煌堂宇壯麗詢諸道路皆曰內帑所捐
金也而遠方梵刹之供奉歲時齋醮之禱祀亦復絡
繹頻仍與其捐此厚費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寬此一
分於孑遺之民命耗財之流大率類此今東南財力
已竭西北邊務方殷勢急燃眉室如懸磬不有重賞
曷勵死綏矧養士募兵之需猶枵然莫知所措內帑
餘積宜可捐諸邊境如宋藝祖太宗故事必欲以額
外歲進責諸司農雖桑孔持籌卒難應命惟慨然需

德音特賜停止俾主計者獲大破常格以佐軍興朝
野懽聲如雷矣古人謂歲富於國不若歲富於民今
國與民俱病已反裘負薪之喻可爲寒心願 陛下
不以臣言爲狂臣起家詞林濫躋卿貳靡有尺寸以
答 聖明偶觸時艱謬陳膚見皆 陛下耳熟語而
諸臣之餘談也顧治有原本事有要機臺省言之而
陛下不聽則大臣言之一人言之而 陛下不聽則
人人言之 陛下念天下大計無急此者將庶幾
垂神采納焉宗社蒼生之福也臣無任顛望懷悞之
至

禮部乞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奏
爲患病曠職懇乞 天恩准賜致仕事臣一介腐儒
筮官詞館伏蒙 陛下采錄累遷至領南雍以念母
抱病乞歸調理蒙 恩矜允蓋跼伏故山依戀膝下
者甫及三年 陛下復俯俞廷議以北雍司成 召
臣于田里間臣自惟母年既老身病甫痊止願永侍
庭闈不敢復懸情魏闕矣乃臣母王氏朝夕語臣謂
皇恩深重當思稱塞爲臣子而偃蹇 召命致身之
誼謂何則諄諄趣臣就道且治裝卜吉必欲與臣偕

行臣不得已乃奉母登途入都抵任五閱月遂叨陞
今職臣雖不才外贊寅清內奉溫清爲臣爲子各遂
素心誠不勝私幸第臣生質孱薄少年蚤衰自去歲
趨召之時陸行則苦顛頓舟行則苦搖漾晨食弗能
果腹夜卧弗能帖席臣母乃心憂之謂不意逾艾之
年乃不如垂白老媪也比入都以來眠食寢寢如常
然而二豎中之矣至今歲七月內痰火擁鬱脾胃虛
弱飲食減少精神憔悴臣猶勉強入署不敢自棄而
病根逾牢矣伏念臣迂庸散質起田里驟躋卿貳緘
塵涓滴無裨海嶽尚願勉圖稱塞何忍言去又惟

東宮冊立大典禮臣職掌所關臣嘗附同官疏請之
又嘗特疏請之 聖意遲回未蒙聽許猶冀少需時
日快覩盛儀仰爲 宗社稱慶又何忍言去顧自抱
病註籍已經月餘藥物聽之醫人殊無錙銖見效方
今玄冥司令氣候凜冽而臣擁重裘卧茵褥浹汗霑
衣即起而勉就饗飧又不勝戰慄也病勢日亟殆莫
能興意者臣行能淺薄處非其據故彼蒼重困之俾
其自揣分量以無貽負乘之羞也乎竊聞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今不能陳力矣即臣母亦爲
臣計曰病軀如此非旦夕所能療且曠官竊祿負罪

汪氏行書卷之十一
尤重惟陳情乞身歸就醫於故里庶幾優游靜攝可
保無虞臣爲此具疏 上請伏乞 陛下垂憐

准賜致仕自南旋而後倘未即隕餘生者皆 併蒙
鴻造也北望遙祝終臣之身矣臣無任惶悚懇祈之
至

癸巳起用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為痼疾戀親懇乞 天恩准賜在籍調理事臣迂
庸陋劣百不如人遭際 明時濫躋卿貳萬曆十八
年十月內為患病乞休伏荷 聖恩准臣回籍調理
臣就醫旅次習靜家園徇馬殘軀所未遽填溝壑者
無一日非 洪造也忽於去年十一月及今年正月
內兩接邸報蒙 皇上俯聽師言 特賜召用尋有
新命俾佐銓曹臣捫心揣分感與慚并方今京察屆
期如臣不才即使列在班行猶當伏俟汰黜 陛下

乃過垂米錄俾之再佐春曹臣雖庸駑敢不踴躍馳驅圖報稱於萬一祗緣臣素苦肺胃吐咯之疾關心藥裹董爾苟延而宿根未除積成沉痾蓋里居靜攝慎自護持淹頓床褥者常拾之七八即茲祗承

綸命望闕九頓猶然伏枕之日也且臣母王氏年八十有四矣臣曩趨召北雍時曾一扶養京邸比

歸就子舍則輒追悔驚心誠不意隕耄暮齡觸寒暑歷長途而往來無恙也亦復以知年之懼為垂堂之戒今母年日邁血氣愈衰將奉以偕行則勢難遠涉將舍而獨往則情難遠離隹桑榆餘景既日逼於前

柳弱姿又未保其後夫事 若致身事父母竭力臣
自髫年即已服膺斯語第揆諸今日所處竊恐無可
致之身有不竭之力進退兩失以爲 聖朝羞爲此
具 奏伏乞 聖慈憐察 准令照舊在籍調理臣
母子獲相依爲命歌咏太平再生之 恩昊天罔極
臣無任感激懇祈之至

癸巳再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爲極懇 天慈乞 准依親養病以全微命事臣
自叨承 綸召具疏 請告方候 命踰躋間忽捧
邸報蒙 聖恩陞臣南京禮部尚書尋疏下奉

聖旨黃鳳翔近以清望簡用着即赴新任供職不准
辭吏部知道欽此夫秩宗重任八座崇階臣乃褻狃
田里間得之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一臣委質以來
雖稍知砥礪顧紛華易染真修實難今 皇上以清
望獎臣一字之褒榮逾華袞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

二由閩海距白下道里頗近風氣相宜于臣將母私情甚便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三 君恩在上榮路在前臣敢冒華士偃蹇之誅而不念毛義奉檄之喜顧區區微情有萬不獲已者敢披瀝血悃望 闕下祈籲焉臣今年五十五歲駑駘下乘似猶堪鞭策之時而貌不勝衣夙病彫瘵燭之武所謂臣之壯也猶不如人蓋人之擬臣與臣之自擬誠不意有今日臣母王氏今年八十五歲飲食步履頗幸康強然豈可優游里居而難與跋涉道路閩嶺阻絕抗旌叱馭非如吳越間一水之便可得倚棹揚帆曩已庚之歲一

往一返亦屬有天幸焉幸不可再徼桑榆餘景非可
長恃也夫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庭闈
臣願爲其近者夙夜在公難于報稱菽水竭力易于
承權臣願爲其易者揆諸事勢不得不爾臣詎獨依
戀膝下而忍割主恩今綸命屢頒陪京在望每
一興念戒僕又輒已肉顫魂搖臣爲此展轉思惟進
恐貽愛日之後悔退恐懼方命之嚴譴焦心愁慮
惶悸怔忡寢食靡寧精神恍惚當盛暑而悚慄際隆
寒而浹汗方寸已亂膏肓成痼跬步不能自致旦夕
且有他虞必至上孤知遇之恩邇缺劬勞之報公

私家國兩負初心伏惟 陛下湛恩汪濊覆冒華夷
草木昆蟲咸沾闡澤矧垂白之髮揭餘齡以待養疲
癯之子依寡母以偷生一觸 聖衷必先軫恤而臣
復叨繫 朝籍瀝情陳乞倘塵 居高之聽或 垂
矜憫之慈伏祈 隍臣所 奏容令在籍依親調理
如天 鴻造闔室懽忻存當播擊壤之歌謠歿且效
來生之犬馬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甲午辭起用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爲親年日邁身病未痊懇乞 天慈准容在籍侍
養事臣以匪材忝竊抱病里居萬曆貳拾年拾月內
蒙 聖恩召用尋 命佐銓文部典禮陪京臣雖自
分庸駑猶知感 恩思奮祇緣親老身病再疏陳情
伏荷 陛下矜憐准與在籍調理臣入告臣母隨即
焚香望 闕拜叩祇 謝溫清餘暇方時時與樵夫
牧豎歌咏太平去年拾貳月內接得邸報奉 旨起
臣南京禮部尚書伏念臣叨登仕籍者二十七年服

役兩都者十有三載即此十三載之內逐隊進退竊
祿素餐未有銖兩之報自効也不自意枯木朽株謬
辱 聖念過采輿議再 賜召用俾之典禮舊都臣
敢不陳力就列圖將來之報稱哉顧臣所為偷生梓
里自棄 清時者直為烏鳥私戀遽難遠違徇馬病
軀弗堪西策此 陛下之所垂憫而臣亦藉以逭偃
蹇之誅者也臣母王氏今年捌拾有柒矣精神雖幸
如故而血氣已覺逾衰每暖日微薰猶能含飴哺孫
周游庭院或烈風陰靄則惟闔扉隱几葆嗇天和駒
隙餘光慎自調適故能恬愉抱一享茲遐齡假令以

此時觸寒暑涉風塵臣母將不能自保矣兼臣素稟
孱弱積抱沉疴頃歲家居檢方書習靜攝而已即欲
竭蹶趨事夙夜在公匪惟才具未周抑亦精力弗逮
臣之自量又已甚明夫 君親大倫未有能輕重之
者臣誠不敢愛此身以負 陛下而猶不忍捐此身
以負臣母蓋中外臣工宣力効忠者濟濟布列而臣
母之子屬毛離裏者重臣一人是臣之一身在 朝
著不足爲有無在家庭則恃爲緩急倚門之望臣母
方日切於臣絕裾之行臣不容忍心於母伏乞
陛下憐臣至情准令在籍侍養臣母子戴生全之

恩効嵩呼之祝身雖遠在萬里猶近在闕廷也臣
無任激切祈籲之至